

投稿邮箱:
zzfkwy@163.com

家住犀城

李巧文

小城如乡音,带着一个人身上去不了的印记。走到哪里,人家一眼便能认出:噢,你是从某小城来的吧?小城,撞上目光的,除了口红和破了牛仔的牛仔裤,还有被紫外线晒成古铜色和青黑色的脸庞,未经化妆水浸润的紫色肌肤和干燥的皱纹。如果你停下来,盯了人家看两眼,对方露齿一笑,脸上还通常会带上羞涩的红晕。

第一次走近犀城,犀城正在修路,到处在施工,车子一过,腾起的灰尘像一阵风扑来。汽车不多,偶尔看见一辆,很稀奇,盯着它从我们身边“嗖”地通过,背后拖着一长串尘烟。过了几年,接着的喇叭声猛然间冒出来,摇摇晃晃,咣咣隆隆,像随时要散架似的,坐在上面全身都在剧烈摇晃。然后,出现了“面的”,然后,是小车一样的“的士”。

小城跟人一样,会长大,从平房走进高楼,从沙土路走向柏油路,低低的眉扬起来,露出跟大城一样的笑脸。犀城在时间的流里慢慢起舞。犀城大道两边渐渐排满了银行、书店、超市、饭店、楼盘。路边相继开出了两条并行的街道:东阳街和朝阳街。街边,电器、橱柜、家纺、酒店、饭馆、足浴城……街道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年代的宽度,灰黑的柏油铺在平整的路面,车子跑起来稳当、轻松。宝骏、长丰、福田各种各样的车辆逐渐多了,宝马、法拉利、兰博基尼偶尔会从街上呼啸而过,自行车也有,骑的人蹬得自行车“吱呀吱呀”作响;有的特意弃了小车,把自己踩进健身者行列。

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住在熟悉的地方,住就可能一辈子。有的人住着住着,就住出了感情,住出了乡愁,走到哪里,都忘不了这个小小的地方。小时住在哪里,长大后就把乡愁安在哪里。人生出发的地方后来变成了故乡,变成了出外的人安心灵的地方。有的人愿意待在小城,观花朝赏月夕,他们的根大多在乡下,想回去,一顿饭的工夫就去了。在那里,可以陪家人,听蛙鸣、追蝉声、捉蟋蟀。渐渐地,便觉着小城的好来。

犀城不大,像一篇千字文或短篇小说,刚看了一会,刚被它的故事打动,它就戛然而止了。它不需要导航,如果是个农夫,尽可以挑着担慢慢悠悠地走,走到菜市场也不过三四十分钟。如果开着车,打个喷嚏,车子就从城头跑到了城尾,到了郊外,看到了油菜花,起伏的稻浪和无边无际的天空蓝,也看到了一丘一丘的农作物用它们缤纷的色彩亲吻着土地。

早晨偷个懒,外面吃粉,挺实惠。粉上的罩儿儿可自选,酸豆角、脆萝卜、炸鱼块、花生米、辣椒酱,管饱。包子、饺子、油条、豆腐脑、麻子饼、烤饼、火腿、烫皮,任选。中午相约着到农家饭店,点上几个家常菜,铁锅鱼肚皮、口味藕、擂辣椒、红烧猪蹄,再来一份鸡蒸饺,照样吃得满嘴流油。小城人实在。吃饭时,看到熟人了,喊一句:呷饭冇?如果对对方没吃,就又喊一句:没有啊,来来,到我家来,正好家里有新酿的杨梅酒,上好的谷烧酒,尝一尝!大家都知道这只是一种问候,去是基本不会去的。

房子摇身一变,仿佛跟人一样变成了城市户口,变成了高耸的楼房。房子里面,透明的玻璃吊灯,到顶的墙砖,造型各异的地砖、带木纹的地板、白色的坐式马桶,一样不缺。变为城里人的乡下人,骨子里还装着梯田千层浪、风吹稻谷香,装着瓜棚里沿竿而上的长长绿绿的黄瓜、丝瓜、豆角。乡里人喜欢串门,吃饭时,哪里有人哪里钻。晚上闲下来,谁家牌打,就去看。大家在一起,习惯了,也不需要讲客气。有事,一声喊,便去帮忙,无须报酬,拿报酬他还生气;没事,见了不是?有的人还想着以前的菜田,便在新房子周边,方寸之地,见缝插针,拾几块砖头或泡沫料,围成一块小小的菜地,种点儿葱蒜、韭菜,小白菜,削几根棍儿搭个瓜棚架,架上爬着三两根南瓜藤丝瓜藤,藤上几朵黄花,风一吹,豆芽一般的小枝叶举着黄花嗖嗖往上蹿。权当种了菜,安慰了自己的菜地情结。茶陵人还提能安慰自己:小城,大城,属于你的不就是一套房子!

街道上,车流有序,各种车辆在城市的道路穿行,红绿灯站在路口,准时按着红和绿,警惕地注视着经过的车辆和行人。宽阔的道路修得像同胞兄弟,高楼里灯火与星光辉映;晚上,音乐准时响起,广场、公园人头攒动,公园大抵少不了小桥流水,亭台小榭,曲槛围栏,清泉茂林,竹柏含韵。园林常常与字画相融,与历史相连,与山水同呼吸。譬如茶陵的茶祖公园、东阳公园,一样有了桃红柳绿,四季花开。走进园里,粉色的樱花、玫瑰色的茶花、缩小版的油菜花般的迎春花、米黄色的桂花,以及红花继木、荷花玉兰、香樟等各种适合观赏的植物花卉,迎风摇曳,扑入视野。

犀城,在属于她的地方守土有责。她在时间里追赶、成长,头一扬,甩掉了贫困帽,身一转,变成了湘赣红色文化旅游县城、全国文明卫生县城。

遇一人白首,择一城终老。其实,住在哪里不重要,重要的是你的理想和幸福。

踏着月光晒秋

老林子

那一轮晴朗的秋月至今还照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那是一个清风寒凉,明月如镜的深秋之夜。白天,全生产队的劳力都在金山区挖红薯,父亲和男劳力一起挑着箩筐和锄头负责挖红薯,母亲则和生产队的女劳力一道,赶在男劳力之前,先把山坡上红薯地的红薯藤收割下来,打好捆,用竹担挑着送到生产队的养猪场去做饲料。傍晚,父亲和全队的男劳力挖了红薯回来,在队长、保管员、会计的指挥下,将红薯按大小分类,然后根据全队的户数过秤,再分堆编号,等到妇女们都回到了村街上,便开始抓阄,各家各户按阄对号把红薯挑回家去。

红薯挑回家里,匆匆忙忙喂了猪和鸡鸭,做了晚饭吃了。父亲便挑着一担大红薯和小红薯,到村外的小河里去洗干净泥土,而母亲则在灶屋里烧开大半锅清水,等候父亲把那洗干净的小红薯送到灶屋来。小红薯被母亲分作三批,相继倒进锅里去煮。煮到七八成熟的样子,母亲把小红薯们从锅里捞出来,倒进一个三尺直径、一尺来高的木盆里,倒上冷水,叫我们小孩一起动手给小红薯剥皮。母亲则在等候第二锅小红薯煮熟的时候,把我们剥好了皮的放到旁边板凳架起的竹筐上的小红薯,一个一个切成四瓣或八瓣的薯片,再整整齐齐摆放在竹筐上。而这时候,父亲则在堂屋里摆好架势,身前两腿之间放一个空谷箩,空谷箩上架一个红薯丝刨子,右手边的大腿侧则放着刚刚洗干净的一大箩筐大红薯,父亲一个红薯接一个红薯地把它刨成筷子头粗细的红薯丝。

刨满了一箩筐红薯丝,父亲便将这箩筐红薯丝抱到门口的一个大木坊里去搅一番,然后把红薯丝捞出来装进那个箩筐里,等到刨满了一担红薯丝了,父亲便将这一担红薯丝挑到村外小学校操场边的晒架上,均匀地把红薯丝地撒到晒架上的竹筐上。

父亲的红薯丝正在晒架上抛撒,我们切好的一竹筐的红薯片也摆满了。母亲便和我一人抬一头,也将竹筐抬到小学校操场边的晒架上去晾晒。一走出家门,看见屋檐下有一条明晃晃的月光分界线,把门口小村街分成明暗两重世界。走出屋檐下的房屋阴影,便一脚踏入了月光之中。月光清清凉凉的,如水一般澄明,凉风习习,从村外吹过来,像轻柔酥软的手在肌肤上抚摩。近处的山峦树影幢幢,历历可数,山腰上的石阶道路也淡淡地反射着月光的清辉,在树林的掩映下,时隐时现。抬头看天上,天空蓝幽幽地,一轮银白的月亮像一面白亮的镜子,静静地亮晃晃地照耀着山冈和我们的村子。河流在村外“哗啦啦”地喧响着,星星们远远地躲着月亮在天际闪烁着眼睛。

我们朝前走几步,月亮也跟着我们走几步,这样光顾着看月亮和星星,脚下便免不了要踢着凸起的石头。踢一脚石头,我朝前翘起一下,差一点把手上抬着的竹筐丢到地下。母亲便张口责骂我,你怎么生着眼珠不望路哇!我只好老老实实地收回望天的眼光,看着前面灰黄的小路往前走。在晒架上搁下竹筐,我又抬头看天了。看着清清爽朗的碧空中那一轮圆月,心里便生出满满的喜欢,便不知不觉远远地落在了往家里



回去的母亲背后……

晒完一谷箩小红薯片,父亲的红薯丝也晾晒得差不多了。看着父亲担着空空的箩筐回家去,我待在小学校的操场上久久不愿回家。看了四周月光朗照的青山,又看天空已经移动到头顶上的明月,还时而往前往后,时而往左往右地走来走去,看着月亮是如何跟着我的脚步前后左右行走的,直到母亲在家门口大声喊着我的名字,说是要关门睡觉了,再不回家,就要把我关在屋门外了。我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小学校的操场,往家里走去。

如今,住在县城,每当皓月当空,临窗远眺,街道上月的清辉淹没在璀璨的灯光之中,只有远处,一脉一脉的青黛朦胧着,心里便泛起年少时老家晒秋的情景,那月色令人久久怀想……

旧时光

长了,村里人都成了母亲的救命恩人。

那时搞集体,靠挣工分吃饭定收入。一到节假日,父亲就和村里的一等劳力拼着干,插田比快,收谷比多,背树比重,烈日炎炎下,父亲晒得一身像熏熏的腊肉。

我们兄妹三个也加入其中,没日没夜地扯秧割禾。可每年到岁算账总是超支,全家5口人,只分到五六斤油,口粮也缺了一大半。

父亲每月领到那捻得出汗水的5元钱工资,大都给母亲买了中药,有一段时间,母亲身体稍稍稳定了些,父亲下决心要买一床蚊帐,他连续存了三个月,再找同事借了15元,凑齐165元才买到。

家里总是断粮缺油,红薯蚕豆马铃薯萝卜白菜,都端上桌当饭吃。饿得慌时,哥带着我就着月光,到别人挖过的红薯地里和花生地里去“淘宝”,捡回一些挖烂或遗漏的边角余料,洗干净就吃。

熬到过年了,父亲就到熟人那里赊两斤五花肉打一回牙祭,母亲小心地把肉切片,用辣椒粉红烧做成两大碗。一块肉下一碗饭,我们三兄妹像吃盐姜一样美滋滋地品尝。

为了防止母亲发病出意外,父亲只得天天回家。父亲戴个斗笠,摸黑出门,摸黑进屋,每天要徒步几十里山路,遇上几条毒蛇,碰上几条恶狗是常事。鞋子磨破了,父亲就在课余时间编草鞋,套在长满血泡的脚上,像红军过草地一样,咬着牙根一步一步前行。

只是这条路太长,父亲整整走了16年,终于在县教育局组织的一次招考考试中,凭着良好的基本功过关转正为公办教师,月工资调整到345元。

父亲吃上国家粮了,领了一本粮折子,获得了到县城粮站购买米面的资格。村里人投来羡慕的眼光。

不久,农村实行分田到户,我们家分到了5亩双季稻田。春寒料峭时,就要牵牛耕田,培种育秧,犁耨下肥。夏日炎炎时,要搞一个多月的“双抢”,既要抢收早稻,又要抢插晚稻,与吸血蚂蚱斗智,与虫鸣蛙叫作伴。

父亲像陀螺一样旋转着。尽管这样,他教过的班级,每次统考总是名列前茅。他的备课本一笔一画,没有一处涂改,至今还留在学校供年轻教师参考学习。

为了减轻家庭压力,我的个头只有水牛高,也麻起胆子犁田,哥骨瘦如柴,时常箩筐扁担不离肩。

跳出“农门”,像父亲一样吃上国家粮,是我们三兄妹最简单最迫切的愿望。初中毕业,我和哥先后以全县名列前茅的成绩,考取了免学费又有生活费补贴还分配的教师学校,妹妹也顺利招工转干。我们这个半边户家庭,才算彻底改变了命运。

半边户

谭圣林

半边户,是20世纪的历史符号,意思是一户人家,夫妻两人一个是拿工资的,一个是种田的。

我家充其量是准半边户。母亲是纯粹的农村妇女。父亲高考了上线,但是因为爷爷的兄长是国民党队伍里当过差,家庭成分不合格,被取消了上大学的资格,回农村当了民办教师。民办教师是属于体制外的,工资由所在的村组负担,相当于现在的临时工。

从几十里外的一人一校干起,父亲先后在七八所山区中小学干了16年。让人不敢相信的是,他每个月的工资只有5元钱,16年加起来还未领到1000元。父亲至今说起此事,认为退休后每月有4000多元,真是享了天大的福气。

父亲本来可以住校,但是母亲在这时出了意外。因为哥出生时难产,母亲躺在床上折腾了一个星期才捡回一条命,加上坐月子时下地干活着了凉,从此落下头痛发晕的重病。

母亲一劳累,就会突发性地倒在烂泥田里,马路边上,甚至从桥上直挺挺地栽到河里,所幸每次都被路人救起。时间

神农

长寿古井记

张金华

仙庠北麓,樟霞境内多古井,越五百年者屈指有三。戊戌年春,樟霞得诸美丽乡村之要旨,择其一而重修,嘱余记之。

余观夫樟霞之美,概在长寿二言。长寿之乡,自有长寿之源。源者何物?井也。驻足村东垵口,有亭翼然。下有一泓澄碧,上有八角飞天。两万亩油茶环抱,数千顷水面勾连。汲春秋之花露,灌冬夏之云岚。聚清流以滋沃野,毓奇秀而出群山。远客倾慕,提壶列队兮只为其甘;村民忘返,吹拉弹唱兮乐享华年。放眼今日之樟霞,兼得“布局、环境、产业、生活、风尚”五美;其中百姓,期颐者众,耄耋者健。来此观者,莫不叹为盛世桃源。噫吁嚱!闹市其侧,紫陌之间,有泉如斯,有景如此,复何求焉!更先承南国绿心之誉,再登湖湘美丽之颠。果真是,源远流长,天下醴泉何处觅;地灵人杰,樟霞古井画中看。或曰:绿地福源,聚千瑞而生甘醴;垂髫黄发,得一瓢即是寿仙。

故此中年长者云:樟霞之美在长寿,长寿之源在井,井之源在绿,而绿之源在德政与民心也。顿生感慨,是以记之。

诗二首

朱龙才

黄山行

健步光明顶,殊无一览中。
归园苍古调,缕缕藕花风。

题怀素

松风水月美藏真,笔走龙蛇气韵新。
书画琴棋须悟性,诗词歌赋靠精神。

随笔

食次沸腾

王亚

永州柳子庙中有《荔子碑》,因起首句“荔子丹兮蕉黄”而得名。碑记文辞出自韩昌黎,碑文颂柳河东,而书者为苏东坡,故称“三绝碑”。昌黎先生为柳子作此篇数百年后,苏东坡也曾作一碑记,为韩昌黎而作。文中一样以“荔丹”“蕉黄”以悼,韩柳二位老友算隔着文章又重逢了。

不说祭品,说回苏轼。老苏是吃货,近千年来,世人皆知。某次,他与友人“论食次”,郑重其事取纸蘸墨写下:“烂蒸同州羊羔,灌以杏酪,食之以匕不以箸。”

何为“论食次”?就是评论天下美食。由此来看,在他的胃肠记忆里,什么黄州的猪肉、儋州的生蚝、镇江豆腐、长沙筍笋、岷江鱼、河豚、芦菔、羊脊骨……凡他诗词文章中曾写过的美食,都不如这同州羊羔。同州是陕陕沿河交界的要冲,精制羊羔味道鲜美。按老苏所写,须把羊羔蒸得酥烂,浇上杏仁酪,吃的时候执匕,不使箸。

大观园里老祖宗也好一口蒸羊羔,却不让宝玉们吃,说:“这是我们有年纪的人的药,没见天日的东西,可惜你们小孩子吃不得。”原来羊羔是羊胎啊!

提及蒸羊羔,不免想起相声里最有名的贯口《报菜名》: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尾儿、烧花鸭、烧雏鸡儿、烧子鹅、卤煮咸鸭、酱鸡、腊肉、松花、小肚儿、晾肉、香肠、什锦苏盘、熏鸡、白肚儿、清蒸八宝猪、江米酿鸭子……啊呀呀,简直食次沸腾。莫说吃,便是都看一看,嗅一鼻子也成啊。很长一段时间,我的理想就是把《报菜名》里的美食一一吃遍。啊呀呀,食次沸腾呀!

永州之行,我这一理想算是达成了,由湘江源头一直吃到瀟湘起始。及至吃到柳子庙前,干脆来了一场百家宴,一条柳子街由街头摆到街尾,桌与桌首尾相衔,连亘数里,腾腾如沸。将俗世烟火与书香气韵如此彻底结合,还偏不让人觉出俗来,怕世上独此一地吧?

任是前几日吃了多少“报菜名”的佳肴美饌,到最后这一沸腾之夜,便食次也懒谈,只剩固不住的欢乐了。人声鼎沸,烟火鼎沸,食次鼎沸,推杯换盏鼎沸,划拳鏖战鼎沸……一整条柳子街沸腾如炽,如同带皮的大肘子在炼油锅里一般,人们的欢乐“咕噜咕噜”冒出来。这一夜的宴饮简直不为吃,为看人吃喝。孩童由这桌蹿至那桌,沾块油滋滋的大扣肉嚼一嚼油又跑了。劝酒的与被劝的一直博弈,终究架不住,脖子一扬,一口饮尽。父子叔侄一划起拳来,都成了兄弟——哥俩好啊,六个六啊……湘南男子划拳如同北方的号子,且得吼出来,还押韵,便是划输了,阵势上也不能输。不远处的广场上尚有歌舞弦管,也是一番不尽繁华。

待得酒冷羹残,繁华散尽,女人们来了,提了泔水桶拎了木托盘抬了竹箩筐,且笑且骂且收拾。

再喧闹的夜也终有冷风秋烟时。酒气经风一吹,寒气就上来了,得寻柳河东先生吃杯热茶才好。问问他在这墨溪做愚公千余年,眼见了这许多人世烟火,几多欢喜几多清愁?

散了吧,散了好

